五代史記纂誤續補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一

江夏吳光耀

梁本紀

太祖

因王重榮以降

按舊唐書本紀朱溫降在中和二年八月庚子新唐書本紀通鑑在九月丙戌薛史梁本紀在九月此雖敘中和三年前而未書年月日上止見乾符後人將疑乾符時矣唐亡梁篡固其兆端新唐書本紀詳之此亦未可略

都統王鐸承制拜溫左金吾衛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

副使天子賜溫名全忠

按本紀紀本事數行中又未雜敘他人何所懼混而必書其名此兩溫字及下拜全忠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之全忠字皆可去

是歲黃巢出藍田關陷蔡州

按黃字可去姓名旣全見上但非有同名者及相去太遠皆可舍姓敘名文之繁簡誠不在此諸經前史亦無此例然此書旣以簡勝則亦可簡之類也此類甚衆舉一二以當發凡

爲時溥追兵所殺

按通鑑作巢甥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將詣時溥遇

沙陀博野軍奪之并斬言首以獻于溥考異引續寶運錄作巢自刎過與甥朱彥之引舊紀傳作林言斬之引新傳作自刎不殊言因斬之則非時溥追兵所殺矣陶穀五代亂離紀曰巢敗後爲僧依張全義于洛陽曾繪像題詩人見像識其爲巢云又似巢未被殺者理不可信

光啓二年三月進爵王

按王上宜有沛郡字官制如此與上正不嫌複否則下徙封吳興郡王疑責授矣薛史正作沛郡王

十二月徙封吳興郡王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脫徙字凡字脫衍繆異不

闕本書而有資攷證亦附纂

陷陝洛懷孟唐許汝鄭州

校南監本洛誤洺

珍得兵萬人

校南監本萬上有數字作數萬人

天子以王兼淮南節度使

校新唐書本紀作朱全忠爲東南面招討使亦文忠公筆也而所書異舊唐書作制授全忠檢校太尉侍中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觀察等使行營兵馬都統通鑑作以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蓋淮南節度使及東南面招討使皆一時所授而書各有

略薛史作乃就加帝檢校太尉兼領淮南節度使此
仍之又加略耳

四其節度使樂彥貞

校新唐書本紀從舊唐書貞作禎此從薛史無示旁
雖各有所從殊無確據通鑑作禎

唐諸大臣皆以爲不可興師

校南監本彭注本無唐字

五月以濬爲太原四面行營都統

校唐本紀都統上有兵馬字新唐書本紀作張濬爲
河東行營都招討宣慰使出一手而詳略異

河東叛將馮霸殺潞州守將李克恭來降

按葛從周傳亦作霸殺克恭唐家人傳殺克恭乃是牙將安居受薛史克恭傳曰潞州有後院軍兵之雄勁者克恭選其五百人獻于武皇軍使安居受惜其兵不悅克恭令裨校李元審安建紀綱馮霸部送太原行次銅鞮縣馮霸劫衆謀叛殺都將劉杲縣令戴勞謙循山而南比及沁水有衆三千又曰初孟方立之亂居受以澤潞歸于武皇至是孟遷以邢洺納降復任為牙將居受懼其圖己乃叛殺克恭以結汴人通鑑同是居受不悅在先又實殺克恭固是首惡霸止中道叛且秩卑非能授意居受者通鑑注沁水唐屬澤州太平寰宇記澤在潞南一百九十里是霸將

走汴非志入潞薛史康君立傳正作潞州小校安居受反乃于梁本紀作昭義都將馮霸殺沙陀所署節度使李克恭來降李存孝傳作潞州小校馮霸殺其帥李克恭以城叛文忠公偶誤仍之否則與公春秋論相矛盾論曰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盜舍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爲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且公于新唐書本紀正作昭義軍將安居受殺其節度使李克恭叛附于朱全忠益知此仍薛史誤耳舊唐書本紀作潞州軍亂殺其帥李克恭新唐書沙陀傳作克用追潞兵不肯行共殺守將李克恭送款于汴綱目作

昭義軍亂殺酋後李克恭倘是未定首惡之辭

十一月曹州將郭紹賓殺其刺史郭饒來降

桉新唐書本紀作曹州將郭銖殺其刺史郭詞叛附于全忠兩書異名此蓋仍薛史也通鑑從新唐書作郭銖郭詞

李克用發兵救之假道于魏旣而魏人擊之克用怒大舉攻魏

桉唐本紀新舊唐書薛史通鑑皆在乾寧三年此誤耵其泌隨郢三州

桉此仍薛史誤作泌耳新唐書本紀正作唐

注曾三異校定

校校定凡四見南監本脫三異宋鄉貢進士吳縝校文忠公集者見周益公序

三年正月茂貞殺韓全誨等二十人

校李茂貞傳作斬韓全誨等二十餘人通鑑亦作二十餘人考異徵引諸書究無確斷此書則紀傳互異也

王自爲天子執轡且泣且行行十餘里止之

校此是作步行十餘里薛史本紀作帝匹馬前導十餘里薛史多本實錄實錄或諱惡美則未有不書者文忠公當本孫光憲北夢瑣言瑣言曰朱公俛首馬前請罪涕泣攏帝馬行千步奸人作僞何所不可而薛史不載可疑宋史光憲傳謨續通歷紀事頗失實

太平興國初詔毀之則琪言亦難盡信然止曰行千
步此作行十餘里或兼取薛史而誤通鑑作全忠單
騎前導十餘里正從薛史
王怒以崔胤殺之
桉南監本彭注本以下有爲字
行至穀水王敎醫官許昭遠告其謀亂悉殺而代之然
後以聞由是天子左右皆梁人矣
桉新舊唐書本紀薛史本紀通鑑皆在閏四月此誤
昭宗崩十月王朝于京師
桉不書所立朝者爲誰下天子爲誰梁本紀于唐事
誠可略而事辭終宜完貫昭宗崩月日李彥威傳始

見亦疏

兵過魏而紹威已殺牙軍

桉符道昭馬嗣勳傳固全忠遣嗣勳助殺之此壹似

紹威獨殺者

開平元年春正月壬寅天子使御史大夫薛貽矩來勞

軍宰相張文蔚率百官來勸進

桉改元在四月戊辰歲首書開平失實矣此書惟開

運四年二月辛未稱天福十二年及顯德元年春正

月丙子朔改元爲得一年兩號而誤書者前史多有

之兩漢書周書新唐書全誤三國志魏文帝紀上書

延康元年十一月庚午下書黃初元年十一月癸酉

高貴鄉公紀上書嘉平六年十月庚寅下書正元元年冬十月壬辰陳留王紀上書甘露五年六月甲寅下書景元元年夏六月丙辰蜀先主傳上書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下書章武元年夏四月後主傳上書章武三年五月下書建興元年夏吳主傳書太元二年二月改元爲神鳳孫休傳上書太平三年十月己卯下書永安元年冬十月壬午傳末書永安七年秋七月癸未孫皓傳接書元興元年八月餘謨晉書武帝紀上書咸熙二年十一月乙未下書泰始元年冬十二月景寅惠帝紀上書太熙元年四月己酉下書永熙夏五月辛未懷帝紀上書永嘉七年春正月

下書建興元年夏四月景午海西公紀上書太和六
年十一月己酉簡文帝紀接書咸安元年冬十一月
己酉餘誤南齊書止明帝紀永泰改元在四月而書
歲首一誤梁書武帝紀上書中興二年四月壬戌下
書天監元年夏四月景寅元帝紀上書大寶三年冬
十月庚戌下書承聖元年冬十一月景子敬帝紀上
書承聖四年九月景子下書紹泰元年冬十一月己
巳餘誤陳書武帝紀上書太平二年十月辛未下書
永定元年冬十月乙亥餘誤魏書高宗紀上書正平
二年十月戊申下書興安元年冬十月餘誤北齊書
止武成紀河清改元在四月而書歲首一誤南史宋

紀無誤齊高帝紀上書昇明三年四月壬辰下書建元元年夏四月甲午和帝紀上書永元三年二月己巳下書中興元年春三月乙巳梁武帝紀上書中興二年四月壬戌下書天監元年夏四月丙寅陳武帝紀上書太平二年十月辛未下書永定元年冬十月乙亥餘誤北史魏道武帝紀書天賜六年十月戊辰元明帝紀接書永興元年冬十月壬午文成帝紀上書正平二年十月景午下書興安元年冬十月戊申孝文帝紀上書皇興五年下書延興元年秋八月景午廢帝朗紀上書普泰元年十月下書中興元年冬十月壬寅廢帝欽紀上書大統十七年三月下書元

年冬十一月恭帝紀上書廢帝三年正月下書元年
夏四月孝靜帝紀上書永熙三年八月下書天平元
年冬十月景寅上書武定八年五月景辰下書天保
元年夏五月己未齊文宣帝紀上書武定八年五月
景辰下書天保元年夏五月戊午孝昭帝紀上書乾
明元年三月甲戌下書皇建元年八月壬午武成帝
紀上書皇建二年下書大寍元年冬十一月癸丑後
主紀上書河清四年下書天統元年夏四月景子武
平七年十二月丁巳改武平七年爲隆化元年戊午
改隆化爲德昌元年餘誤止隋紀無誤舊唐書自高
宗紀永湻後多誤惟宋書隋書無誤又一年三號而

誤書者如北史魏孝莊帝紀上書武泰元年二月下書永安元年夏四月戊戌而改武泰爲建義在是月辛丑改元爲永安尙在九月孝武帝紀上書中興二年下書永熙元年夏四月戊子而改中興二年爲太昌元年在是月壬辰改元爲永熙尙在十二月通鑑凡年號皆以後來者爲定容齋續筆譏之尙未知兩漢書已然也

甲子皇帝卽位

桉前史亦每作此蓋拘春秋公卽位之例未免似復辟書法耳宜曰卽皇帝位

封唐主爲濟陰王

梭南監本彭注本正文及注圭皆作王

娙友諒衡王友能惠王友誨邵王

梭南監本彭注本脫娙字

注我敗曰敗績彼敗曰敗之文理宜然

梭春秋内外之戰書敗績者十五先儒多從左氏說

大崩曰敗績所謂文理未之前聞

注于好殺之世小赦必書見其亦有愛人之意也

梭南監本無于字其字亦字也字

戊寅封鴻臚卿李崧萊國公爲二王後

梭　殿本南監本萊誤介四川仿　殿本汲古閣本

湖北仿汲古閣本彭注本皆不誤

丙辰劉知俊及岐人戰于漠谷敗之

桉知俊傳薛史紀傳通鑑皆作幕谷通鑑注幕谷即漠谷此書偶未從一耳通鑑又作莫谷天復二年四月汴將康懷貞擊鳳翔將李繼昭于莫谷注莫谷即漠谷在奉天城北

四年春正月壬辰朔始用樂

桉薛史樂志梁開平初太祖受禪始建宗廟凡四室每室有登歌酌獻之舞二年春梁祖將議郊禋有司撰進樂名舞名五代會要雅樂開平二年五月太常奏南郊太廟等樂舞文獻通考樂考梁太祖開平二年始議饗廟郊祀詔張兗楊煥等共撰樂曲又曰梁

太祖開平初造六舞本紀三年正月己饗廟郊祀矣何至此時始用樂薛史作帝御朝元殿受百官稱賀始用禮樂也蓋元朔朝賀始用樂梁用樂正不始此

注尤誤

次白馬殺左散騎常侍孫騭右諫議大夫張衍兵部郎中張儁

桉書此見濫刑本書乃絶末及其事薛史騭傳蓋騭等以扈從賜食後至格殺也

注反自下謀上

桉南監本彭注本下下有而字

論自後唐以來皆以爲僞也至予論次五代獨不僞梁

桉文忠公正統論序所據自後唐以來僞梁者止李昉等所編次前世年號及崇天歷而薛史周本紀顯德元年正月丙子朔制今後不得以梁朝及淸泰朝爲僞朝僞主是周太祖時已不僞梁矣尹洙五代春秋成此書前亦不僞梁是不獨此書始不僞梁也

而議者或譏予大失春秋之旨

桉南監本彭注本無而字

末帝

王乃僞爲友珪詔書發左右龍驤在東都者皆還洛陽因激怒之曰天子以懷州屯兵叛追汝等欲盡坑之

按通鑑考異曰莊宗實錄云友珪疑而召之按梁太

祖實錄云丙戌東京言龍驤軍懷詔追赴西京軍情不肯進發實友珪徵之非友貞僞作但激怒言坑之耳

杜曉見殺

按曉見殺已詳唐六臣傳此非以事見可去否則李珽亦爲亂兵所殺見李琪傳此何不書通鑑被傷者尤有于兢李振

注時蔣殷自燔死

按南監本無時字

邠州李保衡叛于岐來附

按薛史梁本紀三月二十九日夜魏軍乃作亂是月

辛酉朔二十九日正己丑與此書合後載張彥等奏曰臣累拜封章上聞天聽在軍衆無非共切何朝廷皆以爲間半月三軍切切而戈矛未息一城生聚皇皇而控告無門從三月二十九日數至半月明明在四月矣乃中間脫書夏四月三字後直書是月邠州留後李保衡以城歸順此書故誤爲三月也通鑑保衡叛岐正在夏四月上賀德論叛附于晉亦誤蓋附晉尚在數奏不從所請後也

冬十二月庚子朔賀瓌殺其將謝彥章孟審澄侯溫裕

按瓌雖大將彥章等豈其將耶正瓌誣殺之罪尤宜書彥章等官爵

注舊史不書亡其月日故書于歲末

桉纂誤補據通鑑考異得舊史月日然考異引萬進傳云貞明四年七月叛今讀　殿本薛史張萬進傳乃作貞明四年冬據城叛命豈采綴偶誤耶

注凡官皆不重書此書者嫌彥章已罷招討使而與唐戰蓋罷使而別將兵以戰也

桉文忠公王彥章畫像記曰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旣死而梁亦亡矣悲夫又曰予于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

至于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又曰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是知書官正予之何嫌之有

注年三十六

校本紀止李克用年五十三四字作正文諸帝年若干皆作注　殿本四川仿　殿本汲古閣本湖北仿汲古閣本末帝年三十六四字乃作正文恐有誤

唐本紀

莊宗

懿宗咸通十年神策大將軍康承訓統十八將討龐勛于徐州以朱邪赤心爲太原行營招討沙陀三部落軍使

按新唐書本紀在九年通鑑考異引諸書斷從新紀此作十年從舊紀也乃與自著之書異

承制以爲代州刺史鴈門以北行營節度使

按通鑑以忻代等州留後李克用爲鴈門節度使在中和二年十二月元年李克用帥達靼諸部萬人赴之考異曰是歲克用但攻掠太原又陷忻代二州明年十二月始自忻代留後除鴈門節度使蓋此際止赦其罪復爲大同防禦使及陷忻代自稱留後朝廷再召之始除鴈門薛史誤也新表中和二年以河東忻代二州隸鴈門節度更大同節度爲鴈門節度治代州此其證也此敘元年蓋誤仍薛史新唐書沙陀

傳攉克用鴈門節度正作二年

四年克用以兵五萬救陳州出天井關假道河陽諸葛爽不許乃自河中渡河四月敗尙讓于太康又敗黃鄴于西華巢且走且戰至中牟臨河未渡而克用追及之賊衆驚潰比至封邱又敗之巢脫身走克用追之一日夜馳二百里至于冤朐不及而還過汴州休軍封禪寺朱全忠饗克用于上源驛夜酒罷克用醉臥伏兵發火起侍者郭景銖滅燭匿克用牀下以水醒面而告以難會天大雨滅火克用得從者薛鐵山賀回鶻等隨電光縋尉氏門出還軍中七月至于太原訟其事于京師請加兵于汴遣弟克修將兵萬人屯于河中以待僖宗和

解之

桉多複梁本紀及唐家人朱珍史建瑭等傳　殿本

四川仿　殿本二作三

軍容使楊復恭克用所善也

桉上旣曰與克用善此克用所善也五字可去

韓建爲副使

桉彭注本無使字

是時潞州將馮霸叛降于梁

桉南監本無是字

濬軍三戰三敗

桉汲古閣本湖北仿汲古閣本敗作北

又欲奔匈奴

按薛史外國傳契丹者古匈奴之種也回鶻其先匈奴之種也新唐書突厥傳突厥阿史那氏蓋古匈奴北部也是此時安得稱匈奴隋書突厥傳大抵與匈奴同俗此書四夷附錄奚本匈奴之別種皆非謂是時有匈奴號也薛史新唐書沙陀傳作北蕃通鑑作北虜此書唐太祖家人傳作北邊較當

以李嗣昭爲潞州留後

按　殿本四川仿／殿本後下衍後字

子存勖立

按紀首稱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此又稱子存勖立

下卷首又稱存勖克用長子也若莊宗存勖是兩人

薛史踵魏晉北齊周諸史之失立武皇紀文忠公正

之是也然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下宜曰姓某諱某

父某其先本號朱邪云云此處去子字宜曰存勖立

下卷首去存勖克用長子也七字宜曰初克用破孟

方立于那州云云且不復家人傳莊宗長子也五字

因子而敘及其父非因父而遞敘其子書法固別此

書如明宗梁太祖晉高祖出帝周太祖世宗諸紀皆

誤

論當是時西突厥有鐵勒延陀阿史那之類爲最大

桉南監本彭注本延陀上有薛字

論至高宗永徽二年處月朱邪孤注從賀魯戰于牢山
為契苾何力所敗

按新舊唐書本紀通鑑皆在三年二字疑傳寫之誤

尤喜音聲歌舞俳優之戲

按紀體嚴簡不宜瑣雜垂戒失德自有伶官傳此語
可去

遣周德威攻晉州敗梁軍于蒙坑

按楊師厚傳晉周德威攻晉州以應知俊師厚敗之
于蒙坑薛史師厚傳頃之晉王與周德威丁會符存
審等以大衆攻晉州甚急太祖遣師厚帥兵援之軍
至絳州晉軍扼蒙坑之險師厚整衆而前晉人乃徹

圍而遁唐本紀八月帝御軍南征先遣周德威李存審丁會統大軍出陰地關攻晉州爲地道壞城二十餘步城中血戰拒守梁祖遣楊師厚領兵赴援德威乃收軍而退德威傳六年岐人攻靈夏遣使來求助德威渡河以應之師還授蕃漢馬步總管通鑑晉王引兵南下先遣周德威等將兵出陰地關攻晉州刺史邊繼威悉力固守晉兵穿地道陷城二十餘步城中血戰拒之一夕城復成詔楊師厚將兵救晉州周德威以騎阨蒙阬之險師厚擊破之進抵晉州晉兵解圍遁去考異曰實錄云殺戮生擒賊將蕭萬通等賊由是弃寨而遁莊宗實錄云汴軍至蒙阬周德威

逆戰敗之斬首二百級師厚退絳州是役也小將蕭萬通戰沒師厚進營平陽德威收軍而退二軍各言勝捷然旣殺蕭萬通師厚何肯退保絳州旣敗而退豈得復進營平陽德威旣戰勝安肯便收軍蓋晉軍實敗走莊宗實錄妄言耳今以師厚傳及薛史紀傳證之則此作敗梁軍誤矣

八月朱友謙以河中叛于梁來降梁遣康懷英討友謙友謙復臣于梁而亦陰附于晉

按懷英友謙傳是梁太祖遇弒友珪立友謙乃附晉梁遣懷英等討之晉王敗懷英梁兵乃解去末帝卽位友謙復臣于梁而不絕晉也此似因懷英之討遂

復臣梁敘事簡而不明宜略敘友珪弒梁太祖末帝立二事

注樞密使唐故以宦者爲之其職甚微至此始參用士人而與宰相權任鈞矣故與宰相並書

按新唐書宦者楊復恭傳宦父玄翼咸通中領樞密世爲權家馬存亮傳嚴遵美嘗歎曰北司供奉官以胯衫給事今執笏過矣樞密使無聽事唯三楹舍藏書而已今堂狀帖黃決事此楊復恭奪宰相權之失也姦臣蔣玄暉傳昭宗東遷玄暉爲樞密使職官分紀唐樞密使與兩軍中尉謂之四貴項氏家說唐于政事堂後列五房有樞密房以主曹務則樞密之任

宰相主之末始他付其後寵任宦人始以樞密歸之內侍文獻通考職官考樞密院按樞密之名始于唐代宗寵任宦者故置內樞密使使之掌機密文書如漢之中書謁者令是也若內中處分則令內樞密使宣付中書門下施行則其權任已侔宰相至僖昭間楊復恭西門季玄之徒遂至于視事行文書矣是初原用士人唐季又已復用士人方宦者爲之固非甚微之職與宰相權任鈞久矣注蓋因郭崇韜安重誨傳論至崇韜重誨爲之始復唐樞密之名然權侔于宰相矣云云而誤然論亦謂梁時已更用士人劉處讓傳亦謂梁用敬翔李振何乃並此未察也

汪繼傳以彼殺書非不予其死蓋繼達殺兄自甞著其罪爾與書弑其君者同

桉義兒傳繼傳悉取繼韜妓妾珍玩不得無罪何予其死之有

二年春正月河南尹張全義及諸鎮進暖殿物

桉湖北仿汲古閣本及誤反

汪嫌與得正同爾無褒貶也

桉嫌與得正同卽貶矣

己丑封回紇王仁美爲英義可汗

桉新唐書回鶻傳德宗時請易回紇曰回鶻言捷鷙猶鶻然薛史外國傳後魏時號爲鐵勒亦名回紇唐

元和四年本國可汗遣使上言改爲回鶻義取回旋搏擊如鶻之迅捷也遼金元三史國語解提要謂唐書謂回紇改稱回鶻取輕健如鶻之意更爲附會則新唐書辥史所載似非確義然一代章制名號無論義理是非皆宜錄實後人乃得攷其沿革當時既遣使上言改爲回鶻義必有取且此書他處亦間作鶻此作紇誤

注其變逆常理

案湖北仿汲古閣本逆誤道

注許其不死降而殺之又滅其族于殺非罪此爲甚而書無異辭者前書衍降義自見也

校義已見己酉蜀王衍降注此可去

龍驤指揮使姚彥溫以前鋒軍叛降于李嗣源嗣源入于汴州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李嗣源下脫嗣源字

從駕直指揮使郭從謙反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駕作馬伶官及霍彥威傳通鑑同周本紀繼韜誅死其麾下兵悉隸從馬直亦作從馬直此誤

明宗

父霓

校　殿本汲古閣本湖北仿汲古閣本霓誤霓天成

四年建定晉禪院碑曰雷訇電曜水溢溝穿鑒誡錄李昊爲孟知祥答唐明宗奏狀曰臣幸以疾雷之勢破其急電之機册府元龜潞王舉兵次陝州令曰霆電之速軍民可知清泰元年宰臣李愚等奏請以來年正月降聖日爲千春節曰仰惟樞電之祥最是寰區之樂果名電不應不避薛史五代會要皆作霓

莊宗不得已遣之

校南監本不得已下有而字

殺元行欽及租庸使孔謙

校行欽乃死事謙以罪誅者也卽不以死予行欽而謙且書官殊無義例

注自己丑入洛至此二十日矣

校己丑至丙午止十八日

注故書以見其情詐

校　殿本四川彷　殿本無詐字

注見時朝廷衰弱之甚故書

校　殿本四川彷　殿本見作是

注明宗于五代爲勤儉之君

校南監本彭注本五代下脫爲字

庚子幸白司馬坡

校新唐書酷吏侯思止傳嘗按魏元忠讓曰亟承白司馬不爾受孟青洛陽有白司馬阪將軍有孟青棒

即殺瑯邪王沖者以音證之坡明陂之誤劉延朗傳遣審虔將千騎至白司馬坡踏戰地及薛史皆誤通鑑乾化元年二月庚午帝親帥軍屯白司馬陂以備之注白司馬陂在洛陽城北

十一月乙亥契丹使梅老來

按九月壬申契丹使梅老來矣以薛史唐本紀通鑑八月己卯朔十月己卯朔十二月戊寅朔推之止六十四日安得再來蓋契丹此時尙未得幽州爲燕京所居乃上京據胡嶠陷虜記自幽州至上京尙有三十餘日程太平寰宇記幽州西南至西京一千六百八十五里也薛史九月契丹遣使美稜瑪古已下朝

貢十一月契丹遣使靡琳等率其屬來乞通和攷證

美稜馬古舊作梅老沒骨今改靡琳舊作梅老今改

遼史百官志有美楞原作梅里瑪古原作抹鶻遼史語解美楞

滿洲語肩也瑪古蒙古語不善之謂是美楞瑪古皆

官名靡琳即美稜譯文偶異者豈官同人異前使未

歸復遣一使耶然遼史百官志美楞屬錫里原作舍利司

錫里司掌皇族之軍政其職有六曰錫里詳袞原作詳穩

曰錫里都監曰錫里將軍曰錫里小將軍曰錫里曰

美楞將軍既有小之別美楞如有二員亦宜以左右

副小別矣史言契丹舊俗事簡職專後雖兼漢制乃

以待漢人其治契丹仍國制也美楞恐未有二員且

九月既朝貢中間絕無釁端陷平州救王都尙在明年是年十一月又何乞通和之有通鑑天成二年九月壬申契丹來請修好遣使報之綱目是年亦止秋一書契丹與唐修好此從薛史疑有誤

秋七月己未殺齊州防禦使曹廷隱

桉薛史唐本紀作壬戌齊州防禦使曹廷隱以奏舉失實配流永州續敕賜自盡日既不同此書又絕未及其事南監本廷誤延

冬十二月辛丑殺西平縣令李商

桉册府元龜載敕曰李商不務養民專謀潤己初聞告不公之事件決彼狀頭又爲奪有主之莊田撻其

本戶國家給州縣篆印只爲行遣公文而乃將印歷
下鄉從人戶取物據茲行事何以當官今王饒所告
李商並招實罪宜奪歷任官重責一頓處死蓋以罪
誅也此書乃絕未及其事
乙巳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爲御營使
桉晉本紀薛史晉本紀通鑑天成二年十月敬瑭嘗
爲御營使失書
夏四月戊戌安重誨使河中衙內指揮使楊彥溫逐其
節度使從珂
桉從珂上不書本姓宜書皇子說見後
乙卯吐渾康合畢來

桉南監本渾下有使字

注冊禮廢于亂世至此始一行之故書

桉唐明宗家人傳乃宗譏太祖家人傳神閔敬皇后已行之薛史梁本紀五代會要冊命開平元年八月已敕行臨軒封冊之禮薛史梁本紀開平三年十一月戊午御文明殿冊太傅張宗奭太保韓建受冊畢金吾仗引昇輅車儀仗導謁太廟訖赴尚書省非至此始行也

閏五月丁酉殺太子太師致仕安重誨及其妻張氏子崇質崇緒

桉南監本彭注本質作贇

己巳回鶻使安求思來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求作永

孟知祥殺董璋陷東川

校全唐文唐明宗賜孟知祥詔作璋以五月一日入漢州知祥至三日交戰敗璋璋與男光嗣四日巳時走入東川前陵州刺史王暉斬璋父子首級來獻軍門尋收下東川六月十一日權兼東川指揮李昊爲孟知祥答唐明宗奏狀同又曰平定一方之衆止于四日之閒是陷東川在五月此作六月者蓋據奏領東川之日非陷東川之日也

二月戊午孟知祥使朱滉來

桉十國年譜論十國封爵朝貢外而不書東漢書立固有說書朱晃來似自濫其例注謂知祥本唐臣而反至此改過自新絕之則嫌不許其自新錄之則尚冀其遷善高季興非梁臣耶何未見書且他國同以朝貢來安知非自新不之錄耶又謂其來也臣禮不備故如夷狄書之則尤與年譜論五代之君未可以夷狄之之言相剌謬

論而爲人純質寬仁愛人

桉下又稱仁而不明孔子不輕以仁許人此書最愼褒貶乃于此字未留意如唐家人傳克寧爲人仁孝克寧仁而無斷王鎔傳鎔爲人仁而不武李茂貞傳

茂貞居岐以寬仁愛物姚顗傳爲人仁恕南唐世家以寬仁爲政煜爲人仁孝皆失當吳世家論行密之書稱行密爲人寬仁雅愛引他人語則可耳

論數問宰相馮道等民間疾苦聞道等言穀帛賤民無疾疫則欣然曰吾何以堪之當與公等作好事以報上天

桉薛史作蔚州刺史周令武得代歸闕帝問北州事令武奏曰北山甚安諸蕃不相侵擾雁門已北東西數千里斗粟不過十錢帝悅顧謂左右曰須行善事以副天道居數日帝延宰臣于元德殿言及民事馮道奏曰莊宗末年不撫軍民惑于聲樂遂致人怨國

亂陛下自膺人望歲時豐稔亦渲化所致也更願居安思危帝然之是須行善事以副天道之語因令武奏顧左右而言非與宰臣馮道等言也乃併作一事以求簡失實矣

愍帝

兵部尚書李鏻爲鹵簿使

校　殿本鏻誤麟

閏月丙午册皇太后

校春秋國君之母皆書夫人某氏故莊公元年夫人孫于齊僖公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先儒皆以爲貶注謂書姓氏爲斥非也且此書追尊皆稱某氏廢

帝本紀注非嫡母故詳其爵氏尤誤

廢帝

魏氏有子阿三

案下有莊宗呼其小字曰阿三此阿三字可去薛史唐本紀作小字二十三蓋以正月二十三日生阿三乃省辭呼之

其憨戰亦類我

案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憨作敢

從珂率戍兵自曲陽盂縣馳出常山以追明宗

案新舊唐書地理志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幷州有陽曲有盂此作曲陽仍薛史誤也汲古閣本湖北

倣汲古閣本彭注本及薛史孟誤孟

戊子殺康義誠及藥彥稠

按　殿本四川倣　殿本南監本稠誤儔

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反

按晉本紀張敬達傳薛史唐晉本紀通鑑皆在五月

此獨作三月誤矣

權知天雄軍事

按南監本彭注本軍下有府字

注他命官不書以此書以者明令昭猶可以

按令昭亂首何可以之有廢帝家人傳卽不及攷下

范延光爲招討使令昭伏誅何亦不審文忠公于此

字原無義例如梁本紀封鴻臚卿李崧萊國公爲二王後又書以介國公爲三恪酅國公萊國公爲二王後晉本紀封唐宗室子爲公及隋酅公爲二王後以周介公備三恪豈亦有可以不可以之別耶梁本紀且書以唐相張文蔚楊涉爲門下侍郎御史大夫薛貽矩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明明示貶矣

論則雖忠而不信

校南監本彭注本雖上無則字

晉本紀

高祖

天福元年五月徙鎭天平

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皆提行別書

掌書記桑維翰爲翰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樞密使事

桉此是守尚書薛史有守字此脫下尚書戸部侍郎

同知樞密使事亦宜從維翰傳作知樞密院事

己丑曹州指揮使石重立殺其刺史鄭阮

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阮作玩

注彥饒雖有縱軍之罪被誣以反而見殺故不書誅曰

命殺嫌萬擅殺

桉符存審傳彥饒與晉初無釁隙以一旦之忿不能

馭其軍殺奉進已非其本意以反見誅非其罪也不

知不能馭其軍卽宜誅況又縱之更不必持薛史馬

萬傳彥饒潛通鄴下之言相文致文忠公于賀德倫

書叛當矣彥饒獨不書誅且爲之解非直筆也注謂

嫌萬擅殺是尙未審傳文爲高祖使人殺之誤以萬

使人殺之通鑑作時魏孟滑三鎭繼叛綱目作彥饒

舉兵反爲得

旌表深州民李自倫門閭

校一行傳敕准式旌表門閭雖在正月定式之敕乃

在九月此先書之失實矣薛史五代會要又在閏七

月未知孰是

乙丑皇帝崩于保昌殿

梭南監本保誤實

出帝

七年六月乙丑高祖崩

梭南監本彭注本七年未提行別書彭注本庚午提行別書

注不書曰皇太后者于帝爲祖母也

梭通鑑天福七年六月丁卯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薛史正書太皇太后劉氏崩此宜書太皇太后而書皇祖母者或文忠公偶疏也何必曲解

甲子契丹使郎五來

梭南監本五作伍

冬十一月戊申立馮氏爲皇后

桉大惡且不顯書何以示戒來者此不曰立叔母馮氏爲皇后非法然此書雖不輕予人以善亦不亟斥人以惡蓋宅心厚也作史者多奇禍文忠公免焉宜以此

二年春正月契丹陷泰州

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此及下庚戌馬全節克泰州之泰字皆誤秦

辛丑行營馬軍排陣使張彥澤及契丹戰于新興敗之

桉彥澤傳排陣使上有都字

壬申張彥澤犯京師殺開封尹桑維翰契丹滅晉

案薛史本紀作壬申始聞杜威李守貞等以此月十日率諸軍降于契丹是夜相州節度使張彥澤受契丹命率先鋒二千人自封邱門斬關而入癸酉旦張彥澤頓兵于明德門外京城大擾又曰十六日壬申闕滹水之降是夜偵知張彥澤已至滑州至五鼓初張彥澤引蕃騎入京又奉契丹表曰十七日癸酉寅時彥澤等入京入京既在十六日五鼓初則書犯京師及滅晉自宜在癸酉此蓋誤會薛史入封邱門爲入京城故作壬申然是日晉實未滅通鑑正作癸酉末明

彥澤自封邱門斬關而入

論禮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

校此儀禮喪服文也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
報誤服

漢本紀

高祖

已而以杜重威代知遠領忠武徙知遠領歸德知遠恥
與重威同制杜門不出
校李崧傳薛史漢本紀通鑑作與重威同制加同平
章事此誤
四年契丹犯京師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皆提行別書
秋閏七月乙丑禁造契丹服器

按全唐文漢左衛將軍許敬遷請禁斷契丹樣裝服奏曰臣伏見天下鞍轡器械並取契丹樣裝飾以爲美好安有中國之人反效戎虜之俗請下明詔毀棄須依漢境舊儀國運所移萌于嗜好敬遷雖見未及此其不靡然從夷亦善矣書禁造契丹服器宜兼載奏請之人薛史不載故此書亦遂失之

天雄軍節度使杜重威反

按重威傳但拜鄴都留守不曰爲節度使薛史傳雖漏而本紀詳不至令後人有互異之惑

隱帝

乾祐元年二月辛巳封承祐周王

桉方曰未及封而高祖崩矣此宜稱遺制薛史通鑑皆于卽位始稱遺制亦誤

壬午永興軍將趙思綰叛附于李守貞

桉守貞傳薛史守貞思綰傳通鑑思綰附守貞在四月而據永興叛在守貞未據潼關以前今總書叛附于四月失實矣蓋薛史思綰叛聞奏之日在四月此故書叛于四月也

注而帝名承祐年名乾祐舉國臣民共稱而不改避當時莫大之失

桉何氏焯曰承天之祜禮運語也隱帝名當是祜字五代雖不知禮何至並此昧之祐字傳寫誤耳今讀

薛史初高祖欲改年號中書門下進擬乾和二字高祖改爲乾祐至是與御名相符何氏或未見耶纂誤補誤引何氏語乾祐二年又以年號改商州乾元縣曰乾祐見職方考薛史太平寰宇記五代又有張承祐潘承祐孫承祐見薛史通鑑宋史吳越備史淸異錄樂善錄諸書且五代前後名承祐者尙有人是此二字人固習以名也

三年春正月四面行營都部署趙暉克鳳翔

桉王景崇傳乃降非克也

周本紀

太祖

姓郭氏

桉薛史周本紀或云本常氏之子幼隨母適郭氏故冒其姓焉全唐文周太祖賜昭義節度使常思詔曰朕以君臣之道則外有朝廷之儀骨肉之親則內有少長之敬且朕與卿當夙昔之共事實敦敘于周親安可此時使渝囊分卿執恭爲行懇懇上章雖謙謙之道可嘉而親親之義難替家人之禮朕當必行觀所謂骨肉之親信常氏子矣薛史存疑此書遂削之使後人益無所攷非也

簡見殺子威少孤依潞州人常氏

桉簡字子字皆可去威名宜見姓郭氏下常思傳周

太祖方少孤無依衣食于思家以思爲叔然思是太原人及爲潞州節度使太祖已貴矣疑有誤

乾祐元年正月高祖疾大漸

桉　殿本四川倣　殿本乾祐元年提行別書

自柵其城東

桉南監本彭注本無自字

調五縣丁萬人築連壘以護三柵

桉　殿本四川倣　殿本丁誤十

思綰景崇相次降

桉漢本紀薛史乾祐二年夏五月乙丑趙思綰降秋七月甲子克河中通鑑思綰降亦在未克河中以前

止克鳳翔最後王景崇傳曰守貞思綰相次皆敗亦

失次

因言臣幸得率行伍假漢威靈以破賊者

桉此及下此特漢廷親近之臣耳皆史家追敘之辭

而偶失檢威雖跋扈何遂自外其君徑稱漢

又遣內養驡脫覘威所嚮

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彭注本及薛史驡

龍下從來朝走馬之馬胡刻通鑑又從緜蠻黃鳥之

鳥

考證曰章肅

桉唐莊宗本紀亦作考證曰某而不書名如謂名已

見前晉猶曰兩名不同梁考名非未見前也殊無義
例

六月乙酉朔幸曲阜祠孔子

桉薛史帝幸曲阜縣謁孔子祠既奠將致拜左右曰仲尼人臣也無致帝拜曰文宣王百代帝王師也得無敬乎即拜奠于祠前其所奠酒器銀鑪並留于祠所遂幸孔林拜孔子墓帝謂近臣曰仲尼亞聖之後今有何人對曰前曲阜令襲文宣公孔仁玉是仲尼四十三代孫有鄉貢三禮顏涉是顏淵之後即召見仁玉賜緋口授曲阜令顏涉授主簿便令視事仍敕兗州修葺孔子祠宇墓側禁樵採五代亂世太祖復

以武人爲君乃能格佞臣之言尊聖如此足風世矣
此書僅存目錄不復詳其事後人將視爲尋常釋奠
耳大失垂法之旨通鑑亦詳之又薛史開平三年十
二月國子監奏創造文宣王廟仍請率在朝及天下
現任官僚俸錢每貫每月尅一十五文充土木之值
允之是歲以所率官僚俸錢修文宣王廟冊府元龜
長興元年春正月以文宣王四十三代孫陵廟主仁
玉爲曲阜縣主簿五代會要褒崇先聖後唐長興元
年八月六日尙書比部員外郞知制誥崔梲奏臣伏
見開元五年敕每見貢舉人見訖宜令引就國子監
謁先聖先師學者謂之開講質疑義所司設食其監

內得舉人亦准此例其日淸資官五品以上并朝集
使並往觀禮永爲常式自經多故其禮久廢請再舉
行從之皆尊聖事此書于梁唐本紀絕未及疏矣
注不書子者榮于禮不得爲子不書子則當書其本姓
又不書者周人所共諱
桉梁本紀書封子友文博王唐本紀書封子從珂爲
潞王于禮豈得爲子耶唐本紀書安重誨使河中衙
內指揮使楊彥溫逐其節度使從珂旣不書子又不
書本姓豈唐人所諱耶梁本紀論曰夫欲著其罪于
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嘗爲君矣書其爲君其實
篡也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榮亦實嘗爲

子矣不書子自是偶疏注必曲解之是益此書以示
盾也
羣臣上尊號曰聖明文武仁德皇帝
校薛史止曰受册尊號末載此六字五代會要載之
纂誤疑紀首謚號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與世宗本
紀聖神文武恭肅孝皇帝有顛倒今讀　殿本四川
仿　殿本南監本彭注本汲古閣本湖北仿汲古閣
本世宗本紀聖神實作神聖
注書是日連上文嫌無崩日
校上既書壬辰自不宜複何嫌之有
世宗

顯德元年正月丙子郊僅而成禮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顯德元年提行別書

壬寅天雄軍節度使符彥卿爲河東行營都部署

校彥卿父存審封秦王或是以爲符秦之後而通鑑注引鄭樵氏族略曰魯頃公爲楚所滅頃公之孫公雅爲秦符節令因以爲氏後漢有符融皇朝有符彥卿望出瑯邪非苻秦之苻也則諸本或從艸者誤矣

閏月癸丑向訓克秦州

校王環傳作判官趙玭以城降非克也

注廷謂不書叛事見南唐世家

桉世家冬十月世宗復南征遂圍濠州濠州刺史郭廷謂告于周曰臣不能守一州以抗王師然願請命于唐而後降世宗爲之緩攻廷謂遣人請命于景景許其降乃降人臣見危豈宜有此觀望之舉遂不書叛未免啓奸人狡謀也通鑑郭廷謂使者自金陵還知唐不能救命錄事參軍鄱陽李延鄒草降表延鄒責以忠義廷謂以兵臨之延鄒擲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爲叛臣作降表廷謂斬之舉濠州降則其罪著矣

注本紀書死者十餘人宋令詢及李遐彥卿昭業皆以事跡不完不能立傳然所貴者死爾本紀著其大節可

矣

校令詢遐薛史有傳張彥卿馬陸南唐書皆有傳馬書彥卿作彥能鄭昭業附見彥卿傳非絕無事跡不能立傳者且死事傳諸人亦未嘗事跡皆完如翟進宗是已此書後贊婁繼英姚顗崔居儉王松等傳皆可附見者乃專立之于令詢等轉略不可謂非失詳略之宜注必曲解之何所見不廣也陸書彥卿傳論曰彥卿守楚州孤壘無援當百倍之師身可碎志不可踰雖劉仁贍殆不能過而史家傳載獨略至其名亦或不同於虖何其重不幸也陸氏于此蓋亦歎之本紀書死而附見列傳者尚有馬彥超薛史朱守殷

傳與彥超同被殺者尚有副使宋敬此書紀傳皆脫

秋七月乙酉水部員外郎韓彥卿市銅于高麗

桉四夷附錄水部上有尚書字

恭帝

注周曰遜于位遜順也能順乎天命也

桉遜字雖有順一解而堯典汝能庸命巽朕位後漢書獻帝本紀皇帝遜位傳注皆曰讓也徐氏乃解曰順乎天命以頌揚本朝則唐六臣傳唐哀帝遜位于梁恐難通解矣

論寒食野祭而焚紙錢

桉困學紀聞謂紙錢始唐開元上陵始漢明帝後寒

食野祭亦始開元又引朱文公謂漢祭河以木爲寓龍寓馬是紙錢之漸翁氏注引史記封禪書謂寓龍馬實倣秦不知鸞車象人祭墓見周官夏用明器舍奠墓左塗車芻靈見檀弓野祭見左傳諸人博引諸史而失經傳亦好奇忽常矣又五代會要寒食拜埽與親謁陵別爲一類寒食拜埽止是本書所曰望祭遙拜諸陵而已視親謁陵又簡率也

論見唐元稹均田圖

桉困學紀聞曰攷之會要世宗見元稹在同州時所上均田奏因製素爲圖賜諸道崔頌傳云世宗讀唐元稹均田疏命頌寫爲圖賜近臣遣使均諸道租賦

史謂元稹圖誤也稹集有同州奏均田續通歷云唐同州刺史元稹奏均租賦帝覽文集而善之寫其辭爲圖以賜今讀五代會要租稅須均田圖詔末作今賜元稹所奏均田圖一面至可領也通鑑亦作以元稹均田圖徧賜諸道元氏長慶集同州奏均田狀前曰云云等利宜分析如後中分子目六曰當州兩稅地曰當州京官及州縣官職田公廨田并州使官田驛田等曰當州供左神策郃陽鎭軍田粟二千石曰當州朝邑等三縣代納夏陽韓城兩縣率錢曰當州稅麻曰當州所徵斛斗草及地頭等錢畸零分數每子目視總目低一字子目後提行書曰右某云云如

當州兩稅地一條曰右件地並是貞元四年檢責至今已是三十六年其閒人戶逃移田地荒廢又近河諸縣每年河路吞侵沙苑側近日有沙礫塡掩云云後曰謹具分析在前件狀如前蓋當時狀式必以田地稅額名目列寫如表以便觀覽集中如彈奏劍南東川節度使狀可證也故須均田圖詔曰近覽元稹長慶集見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所謂表者非惟表奏之謂亦因有圖表耳不然旣見稹集何不仍集中標目曰狀耶詔謂因令製素成圖宜書其事者蓋重其事復製如稹表耳薛史周本紀作乃寫其辭爲圖宋史儒林崔頌傳作命寫爲圖非有繪事也如稅麻

斛斗草地頭等錢畸零分數豈可以丹青貌之者且文忠公溫公容有誤而詔何以亦曰元稹所奏均田圖易狀曰圖異名同實蓋狀中有表表卽圖也深寧偶未致思耳又深寧所引傳未知本何書今據宋史則作世宗讀唐元稹均田疏命寫爲圖賜近臣遣使均諸道租賦頒使兗州頗增舊額蓋因頒使兗州故先敘其由非命頒寫爲圖也

論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爲志意豈小哉

桉文獻通考田賦考宋太祖皇帝建隆二年遣使度民田周末遣使度田不實至是上精擇其人仍加戒飭未幾館陶令坐括田不實杖流海島人始知畏又

引止齋陳氏曰按孔氏闕里誌云先是歷代以聖人之後不與庸調至周顯德中遣使均田遂抑爲編戶則其事雖行任人固何未當也

論而史家猶譏其輕社稷之重而僥倖一勝于倉卒

桉薛史周世宗本紀曰關南平凡得州三縣十七戶二萬八千三百六十是役也王師數萬不亡一矢邊界城邑皆望風而下史臣曰江北燕南取之如拾芥神武雄略乃一代之英主也所曰史家猶譏者或別有據何氏焯曰公之論有出于薛氏舊史之表者故于末復略爲辨正其失評也蓋未見薛史而意斷耳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一